

王守仁 何 宁 编

英国文学史论

上 卷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ume I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王守仁 何 宁 编

英国文学史论

上 卷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Volume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学史论. 上卷 / 王守仁, 何宁编.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5446 - 3439 - 7

I. ①英… II. ①王…②何… III. ①文学史 - 研究 - 英国
IV. ①I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830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蔡一鸣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 1/16 印张 29 字数 39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3439-7 / I · 0255

定 价: 5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1988年,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出版,摒弃了以往的文学史编写模式,打破了那种以一种历史观念统领整部文学史,力图为文学发展总结规律、划定界限的文学史观念,而主张以对各阶段文学发展的面貌深入研究,采用多重声音描述的策略,展现多侧面、多元素、多形态的文学发展历史。经过出版之初的争议,学术界逐渐认同这一文学史观。在英国文学方面,贯穿相同编写思想的《哥伦比亚英国诗歌史》(1993)和《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1994)相继问世。这种摆脱单一叙事模式、展现文学发展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文学史观融入了学界主流,与传统的文学史观并行不悖,成为当代文学史编写的两大主流。

中国的英国文学史研究和编撰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王靖撰写的《英国文学史》成书于1917年,1920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英国文学史。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中国学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日渐深入,英国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著作有陈嘉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1-1986)、王佐良和周珏良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1994-2006)、侯维瑞的《英国文学通史》(1999)、常耀信的三卷本《英国文学通史》(2013)等。不过,以往的英国文学史编撰,包括笔者撰写的《英国文学简史》(2006)和《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6),由于要考虑到受众,也就是中国高校学习英国文学的大学生和普通读者,所以在内容方面以对文学作品的介绍和评价为主,相对而言,对文学作品、作家及文学发展深入研究的篇幅比较有限,未能充分展示中国学者的英国文学研究水平。

近年来,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生活在信息化社

会,获取图书资料之方便迅捷,是过去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老一辈学者潜心治学,积累深厚,不少年轻的博士接受了英美大学或国内高校英语系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准。有鉴于此,我们在考虑推出一部新的英国文学史时,希望能够更好地展现中国学人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而不是重复编写一部以普及文学史知识为主、强调观点一致、线性发展的传统文学史。《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所代表的文学史编撰观念给予我们启发。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依然大致以时间发展为经度,但不再以对一定时期内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或作家的评介为纬度,而是精选一定时期内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深入剖析这些作家重要作品对推动英国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讲述不同的精彩故事,虽属分篇散论,但各家言说对文本均有新的阐发,并能会通合一。

本书研究对象既有乔叟、莎士比亚、乔伊斯等英国文学史上的大家,也有拜厄特、麦克尤恩、斯维夫特等活跃在当下文坛的当代作家,文类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撰稿人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相关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充分掌握资料,注意文本与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互动,爬梳钩沉,洞隐烛微,力求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道人所未道。有的文章是作者以毕生的精力去探索、研究、思考的结果,反映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风。我们希望通过《英国文学史论》的编撰,为英国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展现一种与过往颇为不同的英国文学风貌,也体现出当代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水准。

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各位老师百忙之中拨冗赐稿,在成书过程中数易其稿,不厌其烦地修改。林懿在整理文稿时主动提供帮助。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庄智象社长、学术部孙静主任十分关心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蔡一鸣做了许多细致的具体工作,借此机会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王守仁、何宁

2013年9月于南京大学

目录

前言	王守仁、何宁	[i]
试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	肖明翰	[1]
圆规：“终止在出发的地点”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宇宙观管窥	胡家峦	[17]
作为民族诗行的五步抑扬格：16 世纪英国诗人的建构与实践	陈尚真	[35]
《为诗辩护》与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批评的“自我塑造”	胡宝平	[71]
对历史与权力的表征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形态	方杰	[90]
莎士比亚末期作品的划分和命名	陈星	[108]
论《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启蒙理性和主体观	任海燕	[133]
关于《汤姆·琼斯》的几个问题	韩加明	[149]
论英国感伤主义文学	杨金才	[184]
论《项狄传》中的时间机制	蒋怡	[199]
18 世纪诗歌批评	王守仁	[215]
《理智与情感》中的“思想之战”	黄梅	[235]
拜伦对西方叙事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杨莉	[259]
论雪莱的“必然性”思想	王守仁	[278]

诗歌审美在文本与历史的互动与交流中

- 关于济慈《希腊古瓮颂》的批评 章 燕 [296]
- 英帝国的教化：德·昆西论中国 王冬青 [310]
- 《小杜丽》中的“进步”瘟疫 殷企平 [329]
- 从阿诺德的文化理念到“两个世界之间”的女性
- 论爱略特《米德尔马契》中的文化、资本与性别 ... 范一亭 [343]
- 赋予生存以美的形式
- 论马修·阿诺德的戏剧片断体诗 王守仁 [381]
- 论哈代的诗歌创作 何 宁 [399]
- 论哈代的史诗剧《列王》 王守仁 [417]
- 《丛林之书》：帝国与家的童话 陈 兵 [433]

试论《坎特伯雷故事》的多元与复调

肖明翰

600 多年来,英语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乔叟 (Geoffrey Chaucer, 1343? - 1400) 的《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乔叟是英语文学传统的奠基者,被尊为英诗之父,而《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一生探索与实验之大成,被誉为英语文学传统的奠基之作。这部杰作从音步、节律到韵式,从诗行到诗节,都为英诗诗艺打下了基础,为英语诗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在体裁的多样、形式的变化、内容的丰富、思想的复杂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全面等方面,中世纪欧洲没有一部作品能与之相比。它不仅包含了当时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而且创造了一些新的体裁,极大地丰富了英国文学。在全方位反映英国社会 and 思想意识方面,它更是无与伦比。除王室、上等贵族和农奴外,当时英国几乎所有的阶层以及它们的矛盾冲突都包容在内,使《坎特伯雷故事》成为一部中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杰作。

在很大程度上,这部杰作是当时英国各社会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各种新旧思想之间的对话。14 世纪的英国正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随着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大为增强,成为英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开始挑战封建等级制度。开始于 14 世纪上半叶的英法百年战争,反复暴发并使人口锐减的黑死病,英国政坛空前血腥的斗争,广泛的社会骚乱和农民起义等等,都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巨变,沉重打击了封建社会秩序。在宗教领域,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及其追随者猛烈抨击天主教会,要求进行教会改革。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上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方面广泛

而深刻的矛盾与冲突,并促进了新思潮的产生和新观念的引进。因此在 14 世纪后半叶,英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的变革、各种势力的斗争、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和各种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反映在乔叟的创作中,造成了《坎特伯雷故事》的复调性质和意义上的多元。

《坎特伯雷故事》的创作大约开始于 1387 年,到 1400 年诗人去世,虽然它未能最终完成,但已经是一部既有叙事框架又有故事主体的大体完整的文学巨著,包括“总引”、21 个完整故事、3 个残篇、全书结语,以及故事之间的大量引言和尾声,长达 2 万多行。故事集是中世纪后期比较流行的文学体裁,具有一定叙事框架的故事集也不少见,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 - 1375)的《十日谈》(*The Decameròn*)和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哥尔(John Gower)的《情人的自白》(*Confessio Amantis*)都是著名例证。但《坎特伯雷故事》不仅包含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叙事框架,在中世纪文学中,它最具特色的也许还是诗人对故事讲述者的塑造和对那既洋溢着欢声笑语又充满着矛盾冲突的朝圣旅程的生动描写。正是讲故事的香客们和他们的朝圣旅程把这些本无关联的故事连接成有机的艺术整体,赋予它们更为丰富的意义,同时也正是这些既代表各社会阶层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狂欢化的朝圣旅程,使《坎特伯雷故事》在本质上成为多种声音对话的复调作品^①。

中世纪文学不太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往往只是观念的体现,而故事讲述者更仅仅是影子性人物或作者的传声筒,即使在《十日谈》里,薄伽丘笔下的那些青年男女也不例外。而乔叟笔下的香客们则大为不同。那些香客,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多达 32 人(包括路上碰到的 2 人),他们来自各社会阶层,职业不同,背景复杂,经历迥异,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自然也大相径

① 国内有人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不能用来分析诗歌,这是不对的,因为巴赫金更注重的是作品的内在本质,而非外在形式。比如他说:“有些杰出的小说是用诗体写成”。他还专门加注说明:“不用说,我们一直是把诗歌体裁想达到的极端形式作为典型来看待,但在具体诗作中有散文的根本特征和各种体裁的混合是可能的。这在历史变革时期的文学诗歌语言中,尤为普遍。”换句话说,在诗体作品中,特别是在“历史变革时期的文学诗歌语言中”,多种声音的对话或复调不仅可能,而且还相当“普遍”。参见 Bakhtin 9, 287.

庭。他们中有骑士、修士、修女、修道院长、托钵僧、教士、商人、海员、学士、律师、医生、地主、磨房主、管家、店铺老板、伙房采购、农夫、厨师、差役、卖赎罪卷教士、各大行会成员等等。他们来自当时英国大多数阶层和几乎所有主要行业,形成中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缩影。实际上,乔叟正是要把英国社会浓缩在书中,把各阶层的人一一展现。布莱克在 1809 年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说:“正如牛顿将星星分类,林奈将植物分类一样,乔叟也把各阶层的人做了分类”(引自 Spurgeon 43)。

但乔叟并不仅仅是对各阶层的人进行分类,他对香客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大量冲突,都进行了生动细致、妙趣横生的描写,把他们塑造成既代表各社会阶层,又独具特征的个性化艺术人物。他们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组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现实主义群像。如德莱顿(John Dryden)所说:“所有的香客各具特色,互不雷同”,“他们的故事的内容与体裁,以及他们讲故事的方式,完全适合他们各自不同的教育、气质和职业,以至于把任何一个故事放到任何另外一个人口中,都不合适”(引自 Spurgeon 278)。换句话说,这些叙述者是个性化了的人物,所以才同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具有内在统一性。

正因为香客们是个性化了的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既代表各自的阶级利益,又具有充分独立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的声音,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才成为可能,而他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形象化表达,是他们参与对话的方式。借用巴赫金的话说,他们“已不再是作者言论所表现的客体,而是具有自己言论的充实完整、当之无愧的主体”(巴赫金 26)。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作者的传声筒,不是作者随意摆动的棋子,相反,乔叟把自己也作为普通香客置身于其中,并一再声明,他仅仅是记录别人的故事而不加修改。当轮到 he 讲故事时他的浪漫传奇甚至被斥为“无聊的”“打油诗”(乔叟 259),他也因此而被轰下台。当他只得另讲一个故事时,他还得恳求香客们听他“把故事讲完”(乔叟 260)。当然,这表现出了乔叟特有的幽默,但他也是在象征性地巧妙暗示,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权威的地位,把香客们置于

自己的思想意识控制之下。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进一步讨论。

由于香客们是作品里的主体,乔叟没有用自己的思想去统一他们的观点,于是他们在旅途上讲述着各自的故事,不受约束地阐发各自的思想。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在《坎特伯雷故事》里看到的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些“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不是统一于诗人的思想,而是“结合在”朝圣旅途“之中”(巴赫金 29),并用故事进行平等的对话。

乔叟对故事的安排正体现了这种对话原则。虽然他没能完成全书,也没来得及最终敲定已经写出的故事的顺序,但从能大体确定的顺序和分组情况看,《坎特伯雷故事》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事集,因为作者不是简单地把众多的故事堆放在一起,而是按主题和香客们的关系,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冲突,精心设计,把这些本无关联的故事建构成关系密切的艺术整体。从本质上看,香客们的关系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关系。他们并非简单地在讲故事,而往往是为了一定目的或利益,就某个问题,用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攻击别人。

《坎特伯雷故事》中第一组故事的顺序无疑是乔叟的原意。这组故事的安排明显反映出这部著作结构上的对话原则。根据抽签结果,骑士领头讲了一个典型的宫廷爱情浪漫传奇,随后,作为主持人的旅店老板本打算按地位高低,让出身贵族的修士接着讲,没想到醉醺醺的磨房主偏不买账,强行要讲“一个精彩的故事”来“回应”骑士(乔叟 115)。“磨房主的故事”(“The Miller's Tale”)是对骑士的浪漫传奇的滑稽模仿,却得罪了管家。于是愤怒的管家“要对磨房主回敬一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以牙还牙”(乔叟 145),所以他也讲了一个故事来攻击磨房主。

这些故事反映出讲述者们的冲突,而他们的冲突正是当时英国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反映。磨房主对骑士的“回应”是要颠覆骑士所表达的主流思想。首先,他不理会旅店老板要出身高贵的修道士先讲的安排,强行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本身就是对封建等级制的颠覆。这反映出在 14 世纪中产阶级地位

日益上升,已经在破坏着封建等级制度。

至于磨房主的故事,那也是对骑士的故事的颠覆。在体裁上,骑士的故事是带有史诗特点的骑士浪漫传奇,属于高雅体裁,由骑士来讲正好合适。骑士浪漫传奇是中世纪后期的主流文学体裁,它代表了权威意识形态,体现了封建贵族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表现出统治阶级稳定封建等级制度的意愿。骑士所讲的是两个高贵骑士爱上同一个女郎的故事。两个骑士虽然势不两立,但都完全遵照封建骑士精神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生死搏斗,正如故事结尾所表明的,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现存秩序。这个故事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权威意识形态和封建贵族对秩序的追求。

而磨房主所讲的是一个市井故事。这是中世纪后期首先出现在法国的一种比较流行的通俗诗歌,主要内容有关男女关系、欺诈、捉弄与复仇,其语言和 content 都比较粗俗,但深得各阶层喜爱。有专家认为,与代表贵族文学的浪漫传奇相对,这一体裁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学,它反映了市民阶级的生活和价值观念^①。这种粗俗的体裁本身就是对骑士故事的高雅体裁的颠覆。值得指出的是,《坎特伯雷故事》包括了当时欧洲大多数文学体裁,如骑士浪漫传奇、市井故事、悲剧故事、喜剧故事、圣徒传、历史传说、寓言、宗教奇迹故事、寓意故事、布道词等等。在体裁的多样性方面,它超过了中世纪欧洲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体裁在相当程度上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文化文学传统和思想观念,它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传统和观念带进了作品。因此它们实际上也在微妙地进行着巴赫金所说的“宏观对话”。

在内容上,磨房主的粗俗故事是直接对骑士浪漫传奇的滑稽模仿,而任何滑稽模仿在本质上都暗含着两种往往是对立的声音(即模仿者和被模仿者的声音)的对话。磨房主讲的也是两个男人(一个牛津学生和某一教堂管事)爱上同一个女人——一个木匠的妻子。但这里完全没有高尚的骑士理想,没有为爱情献身的精神,更没有关于社会秩序的哲学思考,有的只是欲望

^① 参见 Joseph Bedier, *Les Fabliaux*, 6th ed. (Paris: Champion, 1964).

的追求、狡猾的伎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磨房主的故事属于巴赫金所说的“双重指向”话语：它“既针对言语的内容”，“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巴赫金 225）。换句话说，磨房主既在讲述他的市井故事，也在把矛头指向别人——骑士的故事，颠覆骑士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任何滑稽模仿在本质上都是“双重指向”或“双声”话语。不过磨房主并非仅仅是指向骑士，他还暗中把矛头指向了木匠出身的管家，讥讽他戴上了绿帽子。愤怒的管家于是“以牙还牙”，随即讲了两个剑桥学生如何在某一磨房主的老婆和女儿身上报复的故事作为“回敬”。管家的故事自然也是双重指向，同时还间接地颠覆着骑士的传奇故事和传统价值观念。所以，骑士、磨房主和管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激烈的对话冲突之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磨房主和管家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根源于他们的个人恩怨。有学者指出，在中世纪，因受利益驱使，磨房主和封建贵族庄园里管粮食的管家往往是对头。所以不是香客中那个木匠，而是曾经当过木匠的管家，出面来愤怒地“回应”磨房主。他们的冲突还表明，他们与骑士的矛盾还没有那么直接和尖锐。另外，这样处于尖锐对立中的香客还有商人和海员（实际上是船长）、厨师和伙房采购、宗教法庭的差役和托钵修士、都在开餐馆的旅店老板和厨师、旅店老板和那个揭露他不择手段赚钱但自己同样甚至更为贪婪的卖赎罪券教士等等。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攻讦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其他矛盾。特别有意义的是，香客们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主要发生在贵族（比如骑士或贵族出身的修道士）与平民之间，也不是发生在乡村地主和农民之间，而是主要发生在当时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内部和不同派系的中下层教士之间，因为他们的利益特别接近，因此特别难以相容。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利害冲突是当时以及随后相当长时期内英国社会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乔叟本人出身于中层阶级，而且自他在海关任职到出任王室工程总管期间，和他打交道的也主要是中间阶层的人，所以他对这个阶层特别熟悉。由此可以看出，朝圣旅途中纷繁复杂乃至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除了这种直接利益上的矛盾之外,《坎特伯雷故事》还利用观念上的冲突来安排故事。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在香客们之间和他们的故事之间都十分突出。比如世俗观念和宗教观念,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和基督教的精神追求之间的冲突一开始就出现,并一直贯穿整个旅途,或者说整部作品。关于这一点,后面在讨论朝圣旅程时将具体谈到。这里打算先考察一下香客们就婚姻问题发表的观点。

《坎特伯雷故事》里有一组专门探讨婚姻问题或者夫妻关系的故事,它们主要包括“巴思妇人的故事”、“学士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和“平民地主的故事”^①。除此之外,其他还有10多个故事,如“梅利别斯的故事”、“修女院教士的故事”、“律师的故事”、“海员的故事”和“堂区长的故事”等,也都涉及婚姻和夫妻关系问题。基督教历来对婚姻和男女之间的地位十分关注,《圣经》和历代神学家都对此有大量论述。但不论是《圣经》还是基督教传统,都把妻子看作是丈夫的附属物。在“创世记”里,夏娃只不过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所造,这就在宗教的意义上界定了女人的地位。《圣经》还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5:22—24)。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原罪正是因为丈夫反过来“顺服”于妻子,以致偷吃禁果,违背了上帝的禁令。

《坎特伯雷故事》里那些婚姻故事的核心就是谁在做“头”和谁应该做“头”。关于这个问题,香客们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辩论。这场辩论的发起者是巴思妇人,她具有激进的女权思想,大力宣扬女人的权力并激烈主张家庭应由女人主宰。在“巴思妇人的故事”(“The Wife of Bath's Tale”)中,她引经据典,表达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她在驳斥古书和典籍里对女人的污蔑时说:

① 20世纪初,乔治·基特里奇(George Kittredge)最先在论文“乔叟对婚姻的讨论”(“Chaucer's Discussion of Marriage”)中对这组故事进行了分析。本文观点受其启发,但与之不尽相同。参见George Lyman Kittredge, “Chaucer's Discussion of Marriage,” *Modern Philology*, Vol. IX, no. 4 (April 1912): 435—467.

狮子是谁画的？是狮子还是人？

读书人高谈阔论中用的典故，

凭天主起誓，若是女人的记述，

那么她们记下的男人的罪孽，

亚当的子孙将永远无法洗涤。（乔叟 424）

这个精彩的观点十分雄辩而且一针见血。尽管乔叟不会同意由女人主宰家庭，但他还是让她大胆表达思想。巴思妇人这样挑战男权传统，为女人辩护，在近世获得了女权主义者的喝彩。

巴思妇人的激进观点引起了香客们对婚姻和男女地位的浓厚兴趣。他们不仅直接发表了一些看法，而且用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同巴思妇人的观点直接对立的是学士和商人的故事，它们都讲男人应做主宰。在学士的故事里，侯爵滥用丈夫作为“头”的权威，长期折磨妻子格里泽尔达，无端对她进行所谓考验。他甚至下令处死她的儿女（当然只是藏起来），接着把她几乎是光着身子赶走，后来又把她召回为他操办新婚。格里泽尔达的故事明显影射了《圣经》里约伯的故事。但侯爵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好好做人”而“挥动苦难这厉害的皮鞭”（乔叟 528）的上帝，而是满脑子男权思想的暴君。与此相反，商人则以攻击女人的淫荡和堕落从反面表现男权思想。刚结婚两个月的商人抱怨，他因为娶了一个“又是凶悍又是泼”、连魔鬼“也不是她的对手”的老婆，受尽了“痛苦酸楚”（乔叟 533—534）。他于是讲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如何耍弄花招，竟然在年老的瞎子丈夫面前爬到树上同仆人私通的故事，以此表明女人的狡诈和堕落。而这正是巴思妇人的第五任丈夫最喜欢的那本书里所记载的那种历来对妇女的污蔑和攻击。巴思妇人在愤怒中撕掉了那本书，而商人则用他的故事来反击巴思妇人。

平民地主显然不同意前面几种极端观点，他于是讲了一对青年夫妻真诚相爱、相互尊重的故事。在故事里，丈夫保证只“保持表面、名义上的夫权”，决不强迫妻子，而要像情人那样“听从她的话并尊重她的愿望”。妻子则向

他保证,永远对他“卑顺而忠诚”,“至死不渝”(乔叟 609)。平民地主还直接表达了他对爱情的看法:爱情“不能靠压力来维系,你一用压力,爱神就拍动翅膀,立刻飞走,再不回你这个地方!爱情这东西同灵魂一样自由”(乔叟 609)。他认为,只有建立在爱情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会有理想的婚姻。

这种保持“表面、名义上的夫权”的观点同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显然有相当距离,已具备一定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如此,乔叟在他亲自出面讲的“梅利别斯的故事”里,更向前走了一步^①。梅利别斯在妻女遭人毒打后,急于报仇,是妻子根据基督教精神,旁征博引,对他循循善诱,要他忍耐、谨慎、宽宏大量,学习耶稣的“忍耐心”,要像耶稣教导的那样宽恕自己的敌人,终于使丈夫同仇敌愆归于好。这个故事似乎表明妻子比丈夫更有头脑,以至妻子反而成了丈夫的“头”。乔叟可能是在暗示,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性别,而是正确的思想。故事从基督教教义出发,却得出与基督教的传统规定不同的结论。乔叟亲自讲这个故事,表明他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当然巴思妇人也明显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她极力为婚姻和性生活辩护,大量引经据典,用许多《圣经》故事来驳斥教会大力宣扬的禁欲思想。她甚至反问道:“上天造繁殖的器官为了什么?”她关于童贞的长篇大论尤为犀利。人们的确很难反驳她的这一说法:“如果没有种子播下去,哪里会生出守住童贞的处女”(乔叟 403)。她甚至宣布:“我愿把我这一生的生命花朵/奉献给婚姻行为和婚姻之果”(乔叟 405)。在一个应该把一切献给上帝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胆的人文主义宣言。

巴思妇人的激进观点显然不能被教会认同。于是第二位修女用中世纪十分流行的体裁圣徒传讲了圣徒塞西莉亚的故事来间接回答。塞西莉亚是古罗马时代基督教仍然受迫害时的圣徒。她把一切献给了上帝,即使在婚

^① 在15世纪留下的各种手抄稿里,“梅利别斯的故事”的位置不同,有些放在第2组,因此在“巴思妇人的故事”(第3组)之前(中译本采用这种分法);但多数手抄稿把它放在第7组,因而在“巴思妇人的故事”(第4组)之后,著名的Ellesmero手抄稿和乔叟学会都采用这种分法。

后,仍然坚持为上帝保守童贞。在新婚之夜,她说服了丈夫,而且使他也皈依了基督教,最后夫妻俩都为上帝献出了生命。虽然第二位修女没有提到巴思妇人,但她的故事明显是双重指向:她既在讲述故事,也在“回应”巴思妇人。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香客们各抒己见,就婚姻问题讲的故事和发表的观点如此不同,实在难以把它们统一起来,而乔叟也只是用故事表达自己的一家之言,没有试图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所以,这些香客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结论的对话。不仅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话语和故事中也往往存在颠覆其主导思想的因素,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故事中也存在对立的因素,进行着巴赫金所说的“微观对话”,从而使其难以形成或表达一个统一的观点。

比如“学士的故事”(“The Clerk’s Tale”)究竟表达了什么思想,就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它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解读,得出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上的多元,加上这些意义之间和这些意义本身的矛盾,颠覆了任何试图从故事中得出一个统一意义的企图。从表面上看,学士是在表现丈夫的绝对权威,但侯爵对妻子毫无道理的残酷折磨,那本身就是对这种权威的合理性的否定。另一方面,故事又明显是在颂扬侯爵妻子的美德,学士也指出,他“讲这个故事”是要让人们“在逆境中像她那样坚定无悔”(乔叟 527)。然而他又承认,上帝挥动苦难的鞭子是“为了使我们能好好做人”(乔叟 528),但侯爵考验妻子则毫无道理,而他妻子对毫无意义的暴行完全逆来顺受,那很难说是美德。学士随即也告诉人们不要对妻子进行考验,可那并不是因为考验本身不对,而是因为现在的女人们已经失去了美德,经不住考验。由于故事包含多种观点,而每一种观点都被颠覆,所以很难确定,这个故事主要是要表达什么思想。

同样,这种意义上的不确定也是“商人的故事”的突出特点。商人因为娶了一个比魔鬼还厉害的老婆而感到“忧愁与烦恼”,因此讲了一个妻子背叛丈夫的市井故事来泄愤和攻击女人,并且回应巴思妇人。然而在故事里,与商人的意愿相反,真正值得同情的却并非戴上绿帽子的那位名叫一月的老